建設總署收藏圖書之章

故宮週刊

培基

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續）

太祖諭明人　天命六年四月

上諭曰、昔我大金皇帝誠正存心、遼主忌而欲殺之、於是興師征遼、天祐大金、滅遼而有天下、嗣因宋徽宗納我遼界叛人、金帝遺書宋主、命以遼頑歸我、不聽、遂興師伐宋、復蒙天助、虜徽欽二帝北來宥其死、錫爵公侯、置之白山以東之五國城中、逮大金季世、欲殺蒙古之青吉思汗、以致興兵、金業遂爲蒙古所纂、今吾滿洲與明初無怨懟、乃明人無端干預界外之事、殺吾祖父、吾猶不念舊惡、仍與修好互市、復與刑牲歃血、對天盟誓、各不相犯、乃明人仍背盟言、越界而助葉赫、奪吾所聘葉赫之女、使之改適蒙古、吾於是以七大恨上告於天、興師征明、撫順清河開原鐵嶺悉承天賜、爲吾所克、此後吾以爲明人必漸覺已咎、而思有以自贖、不圖靜待二年、卒無片言悔過、反賄誘蒙古使叛我歸明、又於瀋陽遼陽等處掘深壕、樹木柵、設火器、置車楯、意在備我、吾本欲與之修好、乃反如此相待、是故忿而興兵、幸蒙天祐、自遼河而東諸城悉數歸降、遼令薙髮、至於遼東之東寗衛本吾屬地、並非取之於明也、夫明人逆天負盟、自恃國大兵衆、越界以助葉赫、吾故忿而征之、倘使明人能悔過自責、願止戈而修好、吾仍可宥其宿眚、許其所請也、

孟軻像　（南薰殿至聖先賢像之一）

太祖論金復海蓋等州民衆　天命六年四月

上諭朕之攻取瀋陽也、死傷軍士良多、以如是血戰、始取得遼陽、乃猶赦其闔城軍民、加以豢養、然則汝金復海蓋等州之民、既未如遼陽之久經血戰、又何庸懼我之戮屠乎、夫逞一時之憤、輒肆殺僇、又何利哉、若赦而養之、則賦稅貢輸、其利無窮、此理朕豈不知、而恐恐然奚爲哉、且明國官吏賄賂公行、不問事之曲直、惟以財之多寡爲衡、顛倒黑白、國亂民愁、至於我國一切刑訟事宜、絕不受賄徇情、壹以事之是非曲直秉公判斷、上自人命重案、下至口角細故、無不鑑燭罔遺、苟有審判不公情事、准其來京上控、以伸民氣、蓋明主貪婪枉法不聽讜言、故受天譴、朕義利分明、正直不阿、故蒙天眷、今朕若斂汝之財、俾民生於不顧、則財聚民散、古有明訓、爾逃亡作亂之徒、朕復何法以遏止之乎、

太祖諭漢遊擊等官　天命六年四月初三日

上諭衆漢遊擊等官曰、爾明人以不納賄不行賂者爲公正、而納賄行賂者亦謂爲公正、其曾經國主爲賞者、臣下即不敢復議其失、似此黑白混淆、上下相蒙、謬執甚焉、朕明目達聽、事必詳察、爾衆勿効在明國時可也、

太祖率貝勒大臣等巡閱遼陽城　天命六年五月初三日

上率貝勒大臣等巡閱遼陽城、是日上御肩輿至城東南隅下輿登城、城上悉舖白氈、左右執黃蓋侍、上旣登、即率貝勒大臣等拜謝天神、禮畢、上曰、今日得登此城、皆天賜也、遂升輿由城南繞至城西察視攻城突擊之處、視畢、仍由城南下城、歸朝大宴、

審理爭訟　天命六年五月

諭曰、嗣後除尋常案件、由地方官吏與漢籍官員會同審訊外、遇有重大事件、不許擅行審理、務須送京、由刑部會同八皇子八大臣等秉公審訊、以免地方官瞻徇袒護、顛倒是非、該皇子大臣等五日一次在刑部會審、先焚香告天、開讀朕所頒公誠存心勤勞治政之諭旨畢、乃將各案件次第審理、不許勒索財帛、不許酒後聽訟、嗣後所有重案、其事主務帶被告人等來京到刑部控告、以便對質、所控果實、被告按律治罪、若捏詞誣告、則有反坐之條、決無寬假也、

太祖諭京城商人　天命六年五月

諭曰、京城商人有往京外各處城堡貿易者、雖係營商、難保不有奸徒藉此爲由、往偏僻之鄉、肆行殺掠、嗣後京城商人、苟未攜有路引離京外出者、即執送來京、京外各城堡商人資本充裕者、皆宜來京營商、其小販商人不願來京者聽、

（本段完）

套印宋黃庭堅書松風閣詩　宣紙壹元二角　高麗紙二元

套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卷　乾隆高麗紙四元五角　宣紙三元五角

上海發售處　上海棋盤街泗涇路口利利公司文藝部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605431

宋人西園雅集圖卷之一

西園雅集圖記略

編者

西園者宋蘇軾黃庭堅秦觀晁无咎諸人集會地、或謂宋駙馬都尉王銑晉卿延東坡諸名勝燕游之所也、但稽典籍、莫究所在、燕集年月、亦無可攷、即圖而觀、雲林泉石、儵然勝處也、時人即以此項材料繪爲卷軸、名曰西園雅集圖、首寫者李伯時、「伯時効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乘閒寓意繪而爲圖、以資好事者之玩」（金華文集卷四述古堂記）「龍眠李伯時爲北宋畫品第一、宣和畫譜傳文極稱許之、所載畫蹟多至百本」（清河書畫舫）「畫人物効顧陸、擬意如凫道人、瀟灑如王摩詰」（西清劄記卷四）「伯時西園雅集卷、韓祭酒存良藏、（按明茅維南陽名畫表謂韓宗伯存良家藏李公麟西園雅集圖有葉石林等跋或即此本歟）高七寸長七八尺、如蓮社圖、而委態逸想稍不逮、」（東圖玄覽）「杭州董氏家藏龍眠著色西園雅集圖一卷或云一軸」（詳寓意編、及諸家藏畫簿）米芾並著西園雅集圖記、厥後鄭天民亦追記斯事、（按鄭氏此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雅集人數較多、詳述古堂記）以傳文人韻事、攷伯時圖西園雅集倣顧愷之張僧繇韓滉筆、何良俊云「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于李龍眠、李龍眠出于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四友齋叢談）詹景鳳云「西蜀郭民部亭之人物一卷、徽廟着題爲文會圖、後題爲唐人韓滉所作、予閱之本錢仲文劉長卿琉璃堂宴集故事、（未完）

清高其佩風雨歸舟

高其佩字韋之、號且園、又號南村、爲鐵嶺漢軍人、父天爵遇耿逆之害以蔭得官宿州知州、至刑部侍郎、又爲都統、指頭畫山水靡不構妙、雨中烟樹人物作木魚能鳥獸、信手而得、寄情選趣、有王初平叱石成羊之技、於世紙稱其指墨不知筆墨吏作、工詩、雍正甲寅年卒、〔詳熙朝雅頌集畫徵錄耕硯田齋筆記〕

清雍正耕織圖之一（拔秧）

繪事雜錄（續）

明詹景鳳東圖玄覽（續）

石亦不用水筆、直用乾淡墨寫成、乃啓南爲之、則皴筆多、彼乃不甚皴行筆、大概如刮鉄然、蓋以中鋒直寫、以刮鉄破直寫爲渾化入于無跡、使人莫可尋其筆端、閱之若迅疾而成、叩之則凝重沉着、靡一不入精深高古勁爽之氣、得諸天成、不似啓南、板板首尾、俱在目前也、下爲平坡、人立平坡上、坡外卽江、江無水紋、惟于上松梢間、作遠山一隊隊、山亦有皴法、于下以筆橫拖五六沙脚見水際而已、松身勁直、不爲詰曲、松皮還三四分許、一鱗鱗片片、分明可數、亦用刮鉄破筆、古雅渾成、亦不見下筆處、枝爲龍爪、枝頭亦不作鹿角丁香、大要簡古爲尙、葉是亂撇、針針亦甚簡、然石與松枝、則行筆如玉筯篆頗重不細吵、而枝針與松下草、則竹筆甚輕而細、秀雅清逸之氣、溢筆墨外、元倪元鎭畫松、宋劉松年李伯時畫蔓草、殊得之、松針與草、先以墨寫成、加石綠籠過、尋于石綠上、用苦綠描亂撇針、摠之甚簡、取意高也、意又精不是草草、故以爲神妙耳、伯時後爲密柳深柏、蔓草細苦、染法皆師此、乃元鎭、則山水樹石與布景造意咸是、獨以不寫人物與異耳、兩人皆善學、咸能因故起新、雖伯時繁而元鎭簡、致得其逸趣則一、其石但用靛和赭石稍加騰黄籠過、石脚則純用赭石、人物衣服淺絳、但不設大青石綠、但草與松針以淡石綠籠底、無款、有宋徽宗題簽頭尙在、原出成國、成國出嚴分宜、分宜則不知得何自、相傳爲秘府物、宦者竊出、聞今秘府中有李伯時與諸古人白描人馬卷殊多、今上盡發武英殿、諸畫官令加顏色、完、復進貯秘庫、

（全段未完）

故宮匾額之三十六

（益壽齋）

銅版紙每輯定價二元

日交涉史料第二冊每冊二卷六角

史料旬刊第四十輯一冊四角

宋元畫粹第一二各四角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故宮印刷所承印

明　吳寬　書　扇

(小傳詳見本刊第一二八期)

碧玉鈁

原藏蓬初堂、高七寸二分、口徑二寸五分、足徑二寸八分、底鐫「大清嘉慶仿古」六字

孤本名劇

鼎峙春秋(續)

一百二十八齣　遷避矢散(續)

〔又一體〕(他)丹心秉、丹心秉、似從天縱、相隨久、相隨久、樂爲我用、(張飛白)哥哥、他見我們勢窮力盡、或者降曹、以圖富貴、亦是人情之常、何故不信、(劉備白)兄弟、子龍呵、(唱)料他死生難動、傳言斷不眞、何須斷哄、(張飛白)哥哥、我心裏只是疑惑、我定要找着他、問箇明白、若果降曹、刺他一百鎗、纔洩我老張這口氣、(劉備白)吾料得子龍決不棄我、任他自去、不要逼他、(唱合)他一任所之何慮、子龍、(張飛白)大哥、你與簡雍都過長板橋去、我今只帶二十餘騎、依軍師之令、在彼拒水斷後、一者堵擋曹兵、二者探取趙雲盧實、甲士隨我來、(唱)

〔尾聲〕無端鼠輩將兵弄、若見時定不相容、(衆軍卒隨下劉備白)你看三弟、怒髮冲冠而去、皇天皇天、保佑我一家、重得完聚、(唱)辦炷名香、答謝蒼穹、(下)

第一百二十九齣　救主大戰

(扮衆將官引淨夏侯恩持劍上白)熊虎貔貅百萬兵、旌旗掩映布連營、力能擒虎充親將、背負青釭萬里行、俺夏侯恩、乃承相親隨奉令勦除兩縣軍民、衆軍士、不論老幼、盡皆斬首、(衆應下衆難婦甘夫人糜夫人上夏侯恩引衆上放箭科衆難婦甘夫人逃下趙雲上殺科衆刺死夏侯恩解劍科下土地暗上甘夫人上唱)

〔山坡羊〕亂荒荒潛藏匿的黎庶、痛殺殺擋不住的珠淚、可憐我痩怯怯的身軀、怎禁受惡狠狠的弓弩、矢箭傷體、奴命頃刻危、今朝一死何足惜、苦只苦幼小嬌兒、却有誰救取、(合)傷悲恨曹兵四下圍難移、喪荒郊爲冤鬼、(白)奴家甘氏、同糜夫人避難、被曹兵赶散、糜夫人不知去向、奴家身被箭傷、疼痛難忍、不能前進、你看前面有缺牆在彼、且到裏面避靜、暫息片時、再作區處、(唱)

(本齣未完)

莊友之印

龜紐

莊慶

鼻紐

莊奉世印

鼻紐

莊槢

鼻紐